



怀念——
记录、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
线索征集
E-mail : www.85193207@126.com
征集电话 : (0531)85193207

永远的行魂

逝者档案



姓名：史铁生
籍贯：北京 终年：59岁
生前身份：著名小说家、散文家
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残疾人作家协会副主席

之死。史铁生的死亡母题大多出现在他的小说与散文中，其实史铁生在其诗歌里面也寄寓了对生死的彻悟。如他今年新出的《扶轮问路》中有十五首诗歌，其中有一首《最后的练习》仿佛是死亡边缘的模拟：“最后的练习是沿悬崖行走/梦里我听见，灵魂/像一只飞蛇/在窗户那儿嗡嗡作响/在颤动的阳光里，边舞边唱/眺望就是回望/谁说我没有死过？/出生以前，太阳/已无数次起落/悠久的时光被悠久的虚无/吞并，又以我生日的名义/卷土重来/午后，如果阳光静寂/你是否能听出，往日/已归去哪里？/在光的前端或思之极处/时间被忽略的存在中/生死同一”。这首诗歌将梦与灵魂奇异地缠绕，灵魂如窗外嗡嗡作响的飞蛇，借助舞蹈的姿态模拟死亡的印象，时间将人的生死之喜忧淡化于静寂的阳光之中，平静与祥和相生，温暖与思索串连，生命的生与死的哲思消解了沿悬崖行走的战栗与恐慌。史铁生曾设想过自己的墓志铭，就是用徐志摩的诗“轻轻地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地来”，这是史铁生认为的对待生死的最好的态度。

人世几回伤往事，山形依旧枕寒流。山之魄，水之魂，人之思，杂然历世而飘，顺势而落，于飞舞旋转间连缀起人与自然的恒久历史。他原是不住的行魂，原是一路汇集着的水流，浩瀚宇宙中一缕消息的传递，一个守法公民并一个无羁无绊的梦。他是一个因空间限制而充分延展了时间的人，一个对生活苦难与人生困境的体验者和超越者，一个浸润着宗教情怀和无边爱愿的人间赤子。恰如他所言“浪是水，浪消失了，水还在。浪是水的形式，水的消息，是水的欲望和表达。浪活着，是水，浪死了，还是水。水是浪的根据，浪的归宿，水是浪的无穷与永恒。”

情牵写作一世缘

一代代作家，无数个流派，万千事物，几多心魂。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仍在继续，许多当代作家将成为未来文学史书写绕不过去的经典。其实，不必等待当代文学史凝固之后再去看当初的文学现场，“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”历史终将见证着当代文学的丰富多变的生态，终将记录着当代文学的声音与灵魂。

史铁生历经新时期文学30年，于浮躁世界里凸显沉静之美，他的写作与人生同构，写作成为其活着的理由，成为其活着的方式，成为其活着的姿态，成为其活着的价值。史铁生借助文学放飞人类的

理想，借助语言构建生命的宫殿，借助思想编织生命的花环，想别人所未及，写别人所未染，独辟蹊径进入人类的精神富矿，在生命母题的画廊里描摹芸芸众生万象情态。他犹如逆游的行魂，与芸芸众生擦肩而过，于历史的幕布前留下独特的身姿。作为逆游的行魂，他有着与众不同的精神特质与写作行为，与同时代作家相比，他在大多数时期偏离于文学主潮并一心构筑文学精神家园，在写作之夜冥想并勾画人生命运的曲线，破解永恒困境的密码。当“寻根”成为主流，他只寄情那一片黄土地，当“先锋”与现实联盟，他却退守内心的精神世界。他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，以沉重的肉身向往着闪烁精神之光的神秘星空。在宿命与命运的昭示中，他揭秘偶然与必然的交织，将命运轨迹勾画的草图临摹众；在生与死的纠缠中他穿越而过，定位于过程的美好，抛出向死而生的箴言；在现实反思与宗教情怀的浸润里，史铁生反思质疑“位置”的魔力，于现实仰望宗教的星光，借助上帝的意愿转述人间的爱愿；在物质与精神对峙前，他远离物质喧嚣，将精神之树根植于孤独的夜晚，成为一路跋涉的精魂。

史铁生在潮流之外与文学结缘，因意外之变逼上写作之路。中国当代文学史上，史铁生的难以复制的精神历程凸显其独特的存在价值。当突如其来的厄运降临到史铁生头上，他才感受到命运对于个体的无所不在的笼罩。鲁迅说，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。对于当时的处于青春岁月的史铁生来讲，他没有在宿命中永久地沉沦，而是在痛苦磨难面前采取了逆转的姿态，开始了精神跋涉的漫漫长途。他将是一个随着时间延伸而凸显独特气质和魅力的作家，尤其反观当代社会镜像，当爱情简化为性，友谊简化为交际，读书简化为影视，一切精神价值简化为实用价值之时，史铁生以对精神灵魂的执著追寻，对绵绵爱愿的恒久关注，使精神灵魂在他身上栖居，爱愿在其身上闪现。史铁生说过：“人不能没有爱，尤其不能没有所爱。不能被爱固然可怕，但如果你的爱的本能无以寄托就更可怕。假如不能被爱是一条黑色的小路，燃着爱的心还可以照耀你前行，但倘若全无所爱，便如那绵绵的秋雨，把你的生活打得僵冷。”漫漫行魂路，深深爱愿情。史铁生在痛苦的人生背景下做着欢乐的奋斗，不断地超越困境，以爱的温情消弭绝望。斯人驾鹤西去，精神传承久远，他就像那“荒芜但不衰败”的地坛，承载着时代的霜风冷雨，沐浴着生命的旭日和风，精神之旅永在行程。

人不能没有爱，尤其不能没有所爱。不能被爱固然可怕，但如果你的爱的本能无以寄托就更可怕。假如不能被爱是一条黑色的小路，燃着爱的心还可以照耀你前行，但倘若全无所爱，便如那绵绵的秋雨，把你的生活打得僵冷。

——史铁生

□张建波

推迟了17天的时间，冻结了一生的梦想，堆积了终生的遗憾。望着书上所记的那两个电话号码，齐整如一排默哀的孩子，那是大学同学刘复生2010年12月13日给我转来的史铁生及其夫人陈西米的电话。原本计划博士论文初稿写好就联系采访史铁生，可天有不测，学生聂成华于2010年12月31日上午9点从北京发来短信：史铁生今日凌晨3点46分去世。骤闻噩耗，惊痛于心，几经印证，悲从中来，悲哉痛也，天殒英才。于是以诗祭奠史铁生在天之灵：

寻常世间寻常看，知青梦断狂妄间。曾栖地坛悟生死，也缘轮椅在家言。悲情角落爱心现，老屋小记光荏苒，圣灵降临叙事时，信与问间挚友缘。一度生命若琴弦，几回梦归清平湾，宿命冥冥透析时，病隙碎笔侃侃谈。扶轮问路数十年，丁一之旅心魂展。务虚笔记写作夜，一朝行魂赴丘山。（史铁生著有《我与地坛》、《在家者言》、《没有太阳的角落》、《老屋小记》、《信与问》、《命若琴弦》、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、《病隙碎笔》、《扶轮问路》、《我的丁一之旅》、《务虚笔记》）

敬畏生命显爱愿

相对于传统的“久病成良医”，史铁生“久病悟哲理”。史铁生在《病隙碎笔》中将生病视为别开生面的游历，由病悟理，妙语哲思挥洒于字里行间。“生病也是生活体验的一种，甚或算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……漂流是自觉的勇猛，生病是被迫的抵抗；漂流，成败都有一份光荣，生病却始终不便夸耀……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。发烧了，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。咳嗽了，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……终于醒悟：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，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‘更’字。”疾病是人生困境之一，一个人在困境中，思想容易迅速地成熟，因为困境已将他逼入一

去留无意情悠远

死亡是史铁生倾心思考的母题。史铁生写到各种各样的怕死心理，耐人寻味：“作恶者怕地狱当真。行善者怕天堂有诈。潇洒者担心万一来世运气不好，潇洒何以继？英雄豪杰，照理说早已置生死于度外，可一想到宏图伟业忽而回零，心情也不好。总而言之，死之可怕，是因为谁也摸不清死要把我们带去哪儿。”这种逼真透彻的摹写将每个人置于死神的笼罩之下，进而让芸芸众生一同领悟思索生命

史铁生部分作品



《病隙碎笔》



《务虚笔记》



《命若琴弦》



《我与地坛》

